

遊學吉貝—生活旅誌

莊凱証

2008/08/20

久違的烈陽：遊學之子的開學日



吉貝生活組曲：寄托、生機、夕容

厚重的全副武裝，背包扛上肩頭，徒步走到公車站牌。九時，搭上澎湖的公車，已有一段時間未曾招手攔下大眾工具了，一早的交通號誌早已換班，街頭巷尾充滿了澎湖早晨的氣息。車門緩緩打開，阿公、阿婆大小聲的閒談擠上公車，投下錢，由駕駛先生帶著往目的地—赤崁。順著小路，穿過聚落，抵集合之地—北海遊客中心。明明只是去一趟離島，卻有離家之情。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學員會齊後，遊艇劃過海面，浪花激起無限的期望，展開這一趟學習之旅。

簡易的開場儀式，為遊學揭開正式的序幕。由於農曆七月的影響，觀光客腳步慢了，社里的遊客聲少了，那份屬於在地的生活，此地的一草一木，正編織著島與人的生活記痕。遊學，遊於社區，學於石滬，第一天，我們正在適應環境，猶如新移民，要在短短的八天裡，重新學做在地人。

午餐是在地的美味，新鮮的海產，對於這群來自台灣的小孩而言，多了一份

海水味。正午的烈日，令人難以下嚥，扒了幾口飯，美味當前，竟是保持距離。午後，在吉貝石滬文化館聽取環境介紹，聆聽石滬生成條件與構成說明；涼風徐徐吹來，海島的風令人放鬆。每一塊組成石滬的石材，任重而道遠的背負著砌組的角色，百年、十年，或是更早，推測與文獻為一座座石滬解開神秘的面紗，故事現場，看著圖片，在述說著石滬的辛酸史。曾經風光一時，如今，一口又一口的失去了應有的風采。

車輪子在環島車路上運轉，那一座座雄偉的巨石群仍然意氣風發。三小時的課程在西崁山的落日下，劃下首日的精彩。聆聽著夜晚的聲音，離島的夜空睡得很沉，夜間值班的蟲鳴，忙著交頭接耳，星空裡一閃一閃的國際航機，劃過天河（銀河）。打開手提電腦，坐在亭子下，在微風徐徐中，在自然樂音伴奏下，敲打鍵盤，逐字寫下一整天的生活旅誌。

2008/08/21

海底的寶庫—和煦的晨光

清晨的太陽已露臉，雲層綻放著五彩的光環，不由自主地起身，驅車前往聚落，準備享受一早的寧靜。開店賣早餐的那對母女已開始販賣，精心製作的手工饅頭、不加任何添加物的米漿，以及大圓臉的紅頭餅。

全副武裝，櫃檯前待命，等各家師傅到齊後。出發，往「東滬仔」正式啟動實習工作。離岸約二百公尺的距離，許多人小心翼翼地踏穩每一步，深怕一個不小心，跌得四腳朝天。除了關注自己的腳步，還不時傳來「小心！」「注意！」等提醒，學員與學員，相互打氣加油，構成了令人感動的畫面。

「看石勢」，莊師傅語重心長地道出疊砌的經驗準則，石頭好似一塊不規則的拼圖，在巧思與巧手結合之下，完成不可思議的人造物—石滬。師傅臉上的刻紋，每一條都是歲月的痕跡，跟著莊師傅熟稔的動作，看他翻動每一顆石頭，仔細觀察石頭的形狀，和怎樣與相鄰的石頭砌合。

二十位學員，十幾位老師傅，分組帶開，有如拜師學藝一般，踏進石滬的第一步，竟是站在雄偉的伸腳上，向老師傅們學習、提問，另一組人馬，在堤外運載石塊，竹筏載運的岩塊，一趟接著一趟，今天長浪似乎急於回頭，砌疊地基的時機已失，只好作罷，明日再來。

午後—猶如後母面，刮風淋雨

午後，受颱風外圍影響，南面烏雲帶來一陣即時雨，暑氣漸消。終於在午後三時三十分，一群人在莊師傅的女兒帶領下，省去了摸路的麻煩與時間，首次的社區訪談就此開始。民國三十九年次的莊仲祥師傅，自學童時就參與海事，小學時便和父親去海裡捕魚，莊師傅邊講解海事生活，邊取出捕魚的相關工具，如叉手網、大網、手抄網、假餌等。

「曾經圍過好幾千斤的丁香，另外，鮫魚有時會跟著丁魚群游進滬房，此時，則是準備大網，下海圍捕。」聽他講述幾口石滬的漁獲量，真是令人驚奇。談話之間，彷彿走入了時光隧道，扮演起阿公講古，兒孫圍在面前聆聽的有趣畫面。五個人，擠在客廳，人與人之互動更加熱絡了，心情也放鬆許多，除去了層層陌生與猜疑。

「鬼仔火」的丁香捕法，「東滬仔」的身份故事以及相關的生活經驗，使我們能夠清楚地了解古時先民的生活行為與生活路徑；一條溝水的變遷，更道盡了環境與信仰的關係。莊師傅又帶領我們走到屋後的菜宅群，一一介紹這片場域的經驗和記憶。

夜晚，風勢似乎有加大的現象，我們卻要體驗吉貝的夜間活動——「照海」。頭戴燈火，腳踩著緩緩的潮浪，低頭尋找潮間帶生物。風勢帶來不平靜的海面，在燈照下仍無法清楚地找到海底生物。在黑漆漆的大海裡，深怕一不小心，蝦子或螃蟹就擦身而過。大伙在摸黑中，尋找各式各樣的生物，「哇，在那裡，在那裡，那裡有一隻……」各組的聲音此起彼落，驚奇聲直傳千里。名揚山莊的柯董（大家都這樣稱呼）帶領著大家，沿著石滬邊尋找，親自示範如何抓沙蝦，發現目標，待蝦子鑽入沙泥裡，一手撲下，就謂手到擒來，又快，又準。如此技能，豈是一次、兩次能夠習得。星斗滿天，漁火遍海，美好一天將伴著夢鄉。

2008/08/22 星期五

彩虹、長浪、南風天

冬菜早餐，昨日忘了詢問店名由來，今日再次光顧，臨走前，隨口一問，「冬菜是我的名字」親切的老闆娘不加思索地回答，原來，為了便於遊客尋找，特別製作的招牌。六點多的冬菜早餐店，學員們一個接一個光顧，不一會兒，已門庭若市。

受到颱風外圍氣流的影響，南面天空早已烏鴉鴉的一片，吉貝卻仍然享有豔陽，根據老一輩的觀察，對面的山頭如果看不見，雨就馬上到來。二十名的小工兵陸續來到現場，師傅們已各自站好位置，埋頭苦幹了。悄悄地觀看每位師傅專注的表情，在凝視的眼神裡，透露出一絲絲的生活回憶。

潮水已走到反流的時刻，必須加緊找石頭，師傅自海底面找出一塊塊平整的石頭，傳給學員，一塊傳一塊，形構一段大排長龍的盛況。第二天，學員採取各組分工的機制，各自去和師傅培養默契。雨愈下愈大，早已分不清是海水味或是雨水味，一樣天，兩種情，雨後，彩虹高掛西面天，好似一座橫跨在石滬頂上的天橋，為活動搭起了友誼的橋樑。

再次與師傅相約，聽他訴說種種兒時、青年時期的生活故事，吐露那份難以忘懷的往事情懷。他在十幾年前就從事貨運工作，可以說是吉貝早期的宅配服

務，一台小貨車以趟計費，店家與民家的運送費用並不一樣。從旁觀察思索著幾十年、幾百年前，吉貝的生活樣貌，因為我們無法回到過去，親身理解口述者口口聲聲的生活現象。當地生活是什麼，觀察的角度如何拿捏，期待在八天七夜裡能找尋到另一個自我，另一種角色。

心得，心裡有所得嗎？第幾天了，來到吉貝，不知不覺掉入了另一個無底洞。晚間的二十張椅子，圍成一個大圓圈，話匣子一開，小工兵們各展魅力，自我介紹，同心同力的八天七夜，需要體力、耐力與學習力。仔細觀察每一位學員，無論是朋友介紹而來的或是因活動內容而來，都有其共同處——一份行動力，在夜晚的心得饗宴裡找到各自的特質。兩日以來的參與，一些心情與觀察有了沉澱的軌跡，二小時的心情分享，默契的培養已油然而生了。這群二十位的異鄉人，似乎在吉貝島上，吹起了些許的影響力，經過交談，笑口常開的在地老人家，常令人有股說不出的感動。

2008/08/23 星期六

雨神過境，清涼一下

清晨，深深地吸一口氣，鹹水味撲鼻而來，眼前一片浩瀚的藍天，架著低低的雲朵，掛著一顆火紅的太陽。每日上工實習的時刻，跟著潮水一天一天的向後延，每天的起跑點都在冬菜早餐店，飽足之後就展開小工制的石滬疊砌體驗。南面天空依舊相當陰沉，愈靠近海潮線，陽光愈不願露臉，冷意雖然加深了些，但是兩腳置放在海底後，精神卻乍然百倍起來。

「這裡有一塊礁，滬房內高起的地形物，適合魚群躲進去，所以在此建石滬」莊師傅一語道出石滬選址的關鍵之一。選址人員不僅要有好眼力，對於周遭環境更要瞭若指掌。今天我們跟著莊師傅填補縫隙，撿拾傀仔給師傅做填補的石材，他把每一顆傀仔放在不同的縫隙裡，按石塊的紋路填入適宜的孔隙中，再拿小榔頭敲打，視線還要隨時觀注每一個遺漏之處，因為這項程序馬虎不得。幾位小工兵努力地挑選適宜的石塊，邊挑選邊觀察，什麼樣的石塊適宜放置在什麼缺口裡，有菱有角似乎是挑選時的主要考量，盡量挑選前面尖細，後面凸圓的石頭來當卡樁。

有時候，我們也以石塊代替榔頭敲擊石塊，扮起師傅的角色。雨點由小變大，成四十五度的落下，師傅吩咐我們，就近跑到滬岸邊，蹲下來以免身體過冷，容易感冒。在我們移動的過程裡，身手矯健的師傅早已貼在滬牆邊上，看著師傅的一舉一動，邊看邊跟著做，抓魚也好，躲雨也好，都是先民智慧的呈現。

第四天了，我們跟著社區的人、事、物的常軌，在每一條巷弄中穿梭，不期待什麼，僅盼望突如其來的驚奇。午後，太陽恢復了他的威力，下午三時的巷弄，仍然午睡未醒，我們決定去找一位在地的草鞋師傅—楊順虎先生。左繞右轉在蜿蜒的巷弄中，居民都依著日影找到了下午乘涼的位置，一路直駛到楊阿公家。

看似寧靜的午後，老人家們門口排排坐，閒話家常。熱心的婦人指引我們找到了順虎伯，原來，停車處就在草鞋阿公的住處附近。硬朗的身子，年近九十的順虎阿公，親切的臉上透露著無盡的辛酸，美軍空襲失去親人的悲痛，以及從小自立更生的生活情況，一一在現場依時依地重現。阿公大方地拿出草鞋床來與我們分享，大伙一一扮起了編鞋師傅，好不生動。由於常常要彎著身子編草鞋，自草鞋床斑駁的紋路依稀可見這項生計步入滄桑後，阿公的腰其實已不堪負荷，但是最後，還是抵不過我們的熱情，決定明日午後要親自示範草鞋製作。

我們在距離阿公家不遠處發現了昔日的教會，雖然人去樓空，十字架仍舊屹立不搖，「Lucky Shell Island.....」，由牆面的文字，使人感到另一種外來文化的滲透力，直接翻譯的島嶼名稱，也見證了一種時代的詮釋觀點。

2008/08/24 星期日

漸入佳境的生活氛圍

陽光終於露出最美的笑容，幾天來就屬今天的太陽最燦爛。夏日周末的吉貝，遊客已絡繹不絕。典型的旅遊模式，週六來，週日回，兩天一夜，上百人的觀光客滿街跑，似乎少了一份漁村之味。

在吉貝的第四天，我們身體的律動已和吉貝人的生活步調相符，習慣了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。今天休工，連日來的勞動服務，總算有了一日的清閒，這幾天，的確見識了先民砌滬偉大的一面，以大石與小石，築出了後代子孫的希望。

一大早，彷彿是早起的鳥兒，把握清晨的時光，展開一日的行旅。飽食之後，離集合時間仍有一段距離，就趁此時去尋訪吉貝後山的一草一木，遍尋每一座營頭。

遠處一位騎腳踏車的老伯，車上放置著漁簍，似告知我他正要下海。一問之下，原來是去巡滬，在我一再的請求下，阿伯最後允准我們跟著他走，但要我們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看著他健步如飛的身影，令人無法想像已是八十歲的老人了，他還能在礁岩上輕快地走著，我們卻像一群蝸牛，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緩慢前進。

「這是礁坪仔，屬於籠仔圍的一種石滬，那一口叫坪仔滬，漁獲極佳，常常都有魚群進來，包括丁香、白鯧等。有時候，大魚會跟著小魚進來石滬裡，大都會集中到窟的位置。石滬若較深，會站在滬岸上看看是否有魚群，若是淺水石滬，直接進入滬岸旁抓魚」阿伯熱情地介紹著，有時還轉過身來，看看我們是否跟上。今天雖然沒有任何的漁獲，卻也讓我們大開眼界，又聆聽到一段又一段的故事，空襲的緊張時刻、石滬的組織關係以及點燈的生活方式等等，一位老人家，恰是一本故事書。時代變遷反應著石滬產業的沒落，今日巡滬落空，不免有所感慨，阿伯的臉上有著些許的無奈。

結束一場身入其境的巡滬之旅後，趕緊返回住宿地，十時正，前往石滬教室，

一探圍魚的奧妙。「這是白沙仔，那是瀨仔，規劃這幾座石滬為石滬教室，今天來此體驗圍魚。這是滬牙，站在這塊石頭上面撈魚……」林老師賣力地解說石滬的構造以及使用功能，酷熱的暑氣令人想要一躍而下，噗通地跳入石滬，一除近午時的暑氣。頂著大太陽又來到另一口石滬，柯師傅教導我們如何使用網子，大伙分工合作，有人負責趕魚，有人協助拉網，手腳並用的實地體驗圍網作業。些許河豚、馬鞭魚等漁獲，換來滿心快樂，每位學員臉上都露出喜悅的笑容。

午後去見識草鞋的製作過程，草鞋床在順虎阿公的巧手下，形成了巧妙的變化，編織著一條又一條的彩帶，勾勒出一雙雙的巡海鞋。只見他彎著上身，跨坐在草鞋床的一端，套上線架，拉上四條繩索，讓稻草（布條）上下來回穿梭，雙手微搓，把布條捲成一條線，積累到相當程度，再製作趾套，形體已漸漸完成，經過壓實，修剪，綁帶，歷經三小時終於大功告成，手藝令人讚譽有加，口碑不在話下。

2008/08/25

刺眼的巨光，汗水的真性情

隨著每天潮汐的延後，集合的時間也一天比一天晚，來到東滬仔集合處，一位老師傅正坐在堤岸上，似乎等待什麼？他見到我們時就露出了靦腆笑容，下水前仍不斷地提醒我們，等會再下去，因為石滬的伸腳才剛露臉。

潮水正在逐漸消退，師傅們早已把握時間，抓住海退時分，戴上蛙鏡，口含呼吸管，潛入水裡去尋找大石頭了，載沉載浮的，乍看之下好似一隻隻悠遊自在的小鯨豚。小工兵們也有樣學樣，一一的活絡了起來。海水浮力果然不同凡響，一塊厚重的石頭，在海水的帶動下，重量似乎減少了一半。我們潛到海底後，透過蛙鏡，瞪大雙眼，仔細尋找合適的大石頭，一次失敗，二次失敗，終於抓到了訣竅；石滬與人，石滬與潮水，緊密的微妙關係，到今天才得到一點點答案。

中午的飽足，令人眼皮鬆懈，來碗透心涼的芋頭冰，八月底的澎湖，陽光依舊火力十足。社區蜿蜒小徑，每一次的轉彎似乎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生活驚奇，午後三時，又來到楊順虎阿伯的家，他正以熟練的身手，在繼續編織著布料的草鞋。這次我們只是坐在順虎伯身旁，靜靜地觀看每一道程序。

「稻草，早期到嘉義布袋運載，後來則由高雄運來，一球一球的，一球約二百五十元，一球稻草約可編製三十雙草鞋。稻草質軟，不易編製，一雙鞋用幾條較難估計；布料質硬，使用多少條都是固定的，較易掌握」。阿公的草鞋遠近馳名，阿嬤也不時地加入，熱心地為我們解答問題，以多年經驗，宏亮的嗓門，劃開一道道時空之門。跨坐草鞋床，阿嬤扮老師，我們一群五人充當學生，草鞋菜鳥學習班正式登場。

2008/08/26

炙熱的地平線，緩緩升起的海平面

愈來愈在地化，吉貝化的生活態度，悄悄然地改變了自己的生活；八天七夜的生活模組，解構了都市城鎮的束縛，方程式般的重組。一場萬安演習裡，似乎看見更加純樸的島民性情，午時一點整，島嶼響起嗡嗡的警報聲，執法人員早已站上崗位，清空街路上所有的人員。一臉錯愕的遊客，及不知所措的居民，似乎完全不清楚今天是萬安演習，我們小心翼翼地躲在太平小吃部裡，每每有人騎車過來，小吃部便多了一份熱鬧，半小時的演習，好似上演了一場貓捉老鼠大戰。

與居民一同出海，乘坐討海人的漁船去感受捕魚的滋味。來到碼頭，二人作業的漁船在有限空間裡硬是把我塞了進去。漁船發動引擎，我與另一位漁民同坐船尾，凝視著開船者的，每一個動作。出海的心情，對一位非討海人而言，既是興奮又是害怕的，深怕會影響到漁民既定的作業。漁船在目斗嶼東熄火，等待夜晚來臨，每一個時間點，都代表一項漁作的行為認知，我用心的觀察，試圖解構其中的意義。半夜，海更平靜了，返航，那份知命背後似乎多了一份知足的喜悅。

2008/08/27

尾聲。愜意的日出：吉貝的謝幕，遊學的尾曲，生活的起點

今早，睡眠似乎是一種浪費，昨夜隨討海人回來，清晨四時多的吉貝嶼，有一種令人無法割捨的魅力；揸起相機，海平面的另一端正緩緩升起一顆朝氣蓬勃的火球。一個人獨自享有如此潔淨的空氣，令人不免多吸了幾口，挾雜那股透心涼的海水味；堤岸邊，一邊是海，一邊是陸地，置身其中，有種說不出的自在。彷彿是一隻凌空翱翔的海鷗，只憑藉感覺，方向在這時候已失去了意義。生活吉貝化的故事才悄悄地上演，寫著遊學旅誌，想念每一日的生活情景，為這次遊學劃下最終的停靠站。

回到馬公，生活步調仍然無法立即轉換，或許正感念吉貝島上的人、事、物，太平小吃部嬸婆的好廚藝，順虎阿公與阿嬤的編鞋巧藝，陳阿公的巡滬經驗，謝師傅的石滬功夫，還有浮水針的討海達人。種種人情事物，無法在八天七夜裡一一道盡，八天七夜裡，我獲得了另一個旅行的家，一個會再回去看看的家。「電腦選的」這群人，已經為吉貝開啓另一扇希望之窗，不論於何時何地開花結果，種籽都將隨海流四處飄散；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旅人，不論當初的用意何在，這幾天完完全全是重新的學習。許多曾經與我相處閒聊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對他們而言，我們始終是客，卻也獲得一份來自遠方的尊重與對待。

這次活動，揭示了自己重新成長的布幕，也揭開了地方文化的獨特面紗，一種沉澱，一種生活，更是一種走動。自異地文化裡發覺自己的人生身影，默默地看待周邊的環境，既定的生活定律於此拋之腦後。學習，打從觀察起，依循在地生活的腳步，過客的八天七夜，每一天都是新的起跑點。看得愈多，聊得愈久，難捨之情愈重。親愛的朋友們，心動了嗎，遊學吉貝才剛啟動，坐好了嗎，我們

仍會繼續航行。

